

重慶堂隨筆

重慶堂隨筆

江苏科学

技术出版社

清王學敏著

重慶堂隨筆

清·王學恆著
施仁潮
蔡定芳點注

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

重庆堂随笔

清·王学权 著

施仁潮 蔡定芳 点注

出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发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江苏淮海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875 字数 75,000

1986 年 12 月第 1 版 198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90 册

书号：14196·246 定价：0.86 元

责任编辑 郑大坤

出版说明

中医古籍之多，真可谓“汗牛充栋”，解放前后虽迭有刻印或出版，仍不过是一鳞半爪。而且已出版者多为名著长篇，这自然也是需要的；但短篇小作同样饱蘸着前辈医者们的心血，其中不少也闪烁着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的光辉。因此，我们企望做点补足工作，特选择此中未曾付梓的有价值的手抄本，或者虽有过流传但未经整理或难以买到的本子，编成中医古籍小丛书，陆续出版。

整理工作中，为了普及的需要，我们对原著作了一些点、校、注的工作，内容则不作删改，意思想维持原貌，供读者参考。

本丛书特邀请南京中医学院王新华老师主持编辑工作。

一九八一年五月

本丛书已出版的有：

质疑录(明·张景岳)
理虚元鉴(明·绮石)
医醇滕义(清·费伯雄)
侣山堂类辨(清·张志聪)
内外伤辨(金·李杲)
医家心法(清·高鼓峰)
医学真传(清·高世栻)
古今名医方论(清·罗美)
尤氏喉科(清·尤存隐)
读医随笔(清·周学海)
医原(清·石寿棠)
医学读书记(清·尤怡)
随息居饮食谱(清·王士雄)
王氏医存(清·王燕昌)
小儿药证直诀(宋·钱乙)
沈氏女科辑要(清·沈又彭)
医旨绪余(明·孙一奎)
疡科心得集(清·高锦庭)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
(明·缪希雍)
眼科阐微(清·马云从)
琉球百问(清·曹仁伯)
知医必辨(清·李冠仙)
医学求是(清·吴达)
何氏虚劳心传(清·何斌)

研经言(清·莫枚士)
伤寒论类方(清·徐灵胎)
形色外诊简摩(清·周学海)
医医病书(清·吴鞠通)
医经溯洄集(元·王履)
慎疾刍言(清·徐灵胎)
医经秘旨(明·盛寅)
推求师意(明·戴思恭)
明医杂著(明·王纶)
诊家正眼(明·李中梓)
金镜内台方议(明·许宏)
内科摘要(明·薛己)
素问玄机原病式(金·刘完素)
中藏经(汉·华佗)
难经经释(清·徐灵胎)
阴证略例(元·王好古)
针灸问对(明·汪机)
慎柔五书(明·胡慎柔)
此事难知(元·王好古)
雷公炮炙论(刘宋·雷斅)
杂病源(清·徐灵胎)
疫疹一得(清·余霖)
格致余论(元·朱丹溪)
韩氏医通(明·韩懋)
外科精义(元·齐德之)

前 言

《重庆堂随笔》二卷，清·王学权著。学权字秉衡，晚号北水老人，浙江海宁人，后迁居杭州，为温热大家王孟英曾祖。生年不详，卒于公元1810年。王氏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精于医术，于嘉庆戊辰（1808年）著《医学随笔》二卷，书未脱稿而病故。后由其子王永嘉为之辑注，亦未竟而瘁疾谢世。其孙王大昌于嘉庆丙子（1816年）为之詮次，缮成稿本。最后由其曾孙王孟英于咸丰壬子（1852年）详加阐发，并易名《重庆堂随笔》。

本书是一本较好的医话专著，理、法、方、药齐备。卷上论六气、虚劳、治案和方剂，卷下论药性、解剖和看（诊）法。所论既有所本，见解亦多新意，且能做到深入浅出，说理透彻。如论六气，先从其概念入手，正名析义，次以临证实践为据，阐幽发微，甚是精切可取。论虚劳，独重阴虚火动，谓“阳伤冷劳不概见而易治，阴伤火劳则甚多而难治”，主张滋阴降火。论药物，所述最常用药五十余种，皆记其心得体会，每多独到见解。如论瓜蒌云：“瓜蒌润燥开结，荡热涤痰，夫人知之，而不知其舒肝郁，润肝燥，平肝逆，缓肝急之功有独擅也。”论诊法，

强调四诊合参，在问诊方面尤多发挥，对景岳“十问篇”，辨其误，补其缺，颇有实用价值。

本书既记载了王学权的医学理论见解和临证经验，又反映了王氏四代的某些学术思想和成就，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清·杨照藜尝谓其书堪与缪仲淳《广笔记》、尤在泾《医学读书记》、徐灵胎《医学源流论》相媲美。

本书最早由孟英好友杨照藜于咸丰5年乙卯(1855)刊入《潜斋医学丛书》，嗣有光绪25年乙亥(1899)钞本，光绪31年乙巳(1905)浙江绍兴奎照楼石印本(简称“石印本”)和上海李钟珏平书手校民国元年三月印行本(简称“手校本”)等。这次出版，是以《潜斋医学丛书》本为底本，并与石印本、手校本相校勘。全文加用标点符号，对文中较难懂的字、词、典故等适当作了注释，以便阅读。另外，书中言“注”的，系其子王永嘉所作；言“校”的，系其孙王大昌所加；言“刊”的，系其曾孙王孟英所补。特附此说明。

施仁潮 蔡定芳

1984年12月

弁 言(一)

王氏为盐官望族，秉衡公始迁于杭，治家严肃，门无杂宾，虽身通百艺而深自韬晦^①。嗣君永嘉公^上一字睿，庙登极时避^所改。天性纯孝，著于戚里。冢孙^②璉沧，余姐丈也，少有祖父风，尤勇于为善而嫉恶过严，人皆惮之。先府君目击其三代之为人而心仪其贤，乃以余四姐为璉沧室，时嘉庆纪元丙辰也。逾年，其祖古稀，其父知非称觞日，适余姐举一男，重闱^③大悦，爰名其堂曰“重庆”。然余姐举三男皆殇，至戊辰三月五日，又举一男，秉衡公喜曰：此儿与祖同甲子，必得箴祖^④之寿。因小字箴龙。即于是年著《医学随笔》一书，或抒心得，或采名言，皆发人所未发，洵貽厥之嘉猷也。越二载，书未脱稿而公考终。永嘉公皓首居忧，孺慕犹切，辑注未竟遂瘞疾，服阙后两载亦谢世。余姐丈读札之余，校定遗稿，意欲授梓，詎天夺其年，以四十九岁即捐馆舍。天之报施，不可问也。时箴龙年甫十四，泣而言于余曰：先人遗

①韬晦：收敛锋芒，隐藏踪迹。②冢(zhǒng 肿)孙：冢，大也，引申为嫡长、首长之意。冢孙，即长孙。③重闱：旧称祖父母为重闱。④箴(jiān 笺)祖：指以长寿著称的古代传说人物彭祖。

训，期甥于世有所用，而曾王父于甥生之日即著医书一种。夫有益于世者莫如医，甥敢不专心致志以究其旨哉！第义理渊微，欲埋头十载而以家事累吾舅可乎？余闻而作曰：汝志如是，汝父不死矣！吾敢辞耶？遂诺之。忆甥天姿颖异，幼即超群，王琴泉、王继周两先生皆器之。嗣遇金匏、谢玉田、孙铁崖、谢金堂诸前辈，咸目为不凡。惟性疏迈，所遇辄奇，瞬眼十年，未展其志，而临诊颇肯用心，屡起大证，藉有声名，可谓不负遗训矣。奈余未老先衰，恐不能睹其造诣之所极，谨弁数言于《随笔》，以识王氏继述之贤。而剞劂以传不朽，是克纘家学者之责也，甥其勉旃^①。

道光十年庚寅秋杪姻再姪仁和俞世贵桂庭拜手书

①旃（zhān毡）：犹“之”。

弁言^①(二)

儒以学术致平成，医以方术拯危困，其因应化裁、变动不居之妙，非楮墨^②之所得而传、竹素^③之所得而尽也。惟自古无独抱一经之名，儒亦无株守一家之名。医则博学尚矣！然而载籍所流传，各矜心得，或引而不发，或冗而鲜要，或偏僻以自是，或纯驳之不齐，百家腾跃，旨趣攸殊，苟非精识，曷繇^④鉴别？余友王君孟英，绩学士也，邃于医，其学弗泥于古，弗徇于今，余尝梓其治案以行世。今夏余过武林，孟英出其曾王父秉衡公《重庆堂随笔》以相示。余敬读之，其著论也，浏然以清，其烛理也，洞然以明，上溯轩岐，下迄当代，咸抉摘搜剔厘然，去其非而存其是，不禁拜手而叹曰：有是哉！读书之不可无识也。公以醇儒之学，发明医理，渊源如是，宜孟英之囊括百氏蔚然为一时宗匠也。余尝叹古今学术之升降与医术之盛衰有至相似者。三代以前无论矣，汉唐诸大儒抱残守缺，恪遵先圣之遗训，大之则修齐治平

①弁言：原本缺，据石印本补。②楮墨：纸和墨。楮，纸的代称。③竹素：犹言竹帛，指史册。④繇(yóu尤)：通“由”。

之术，小之则礼乐射御书数之文，靡不讲求焉，而心知其故，虽穿凿附会间出其中，然修之家而献之廷者，皆实学也。宋儒出而斥为粗迹，高谈性天，崇尚妙悟，自谓得古圣不传之秘于遗编，而学术为之一变，然其博学笃行固一时之彦也。降及后世，科目之学兴，其贤者涉宋儒之藩篱以枵^①然而自大，其陋者剽袭词章以应世而已，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一旦身撓事变，懵然无所措手，任天下之鱼烂河决而莫能救止，此志士所为太息也。惟医亦然。汉唐祖述轩岐具有矩矱^②，至《和剂局方》出，纯任刚燥，而古法一变，然因证施治之规尚未敢紊也，丹溪、河间诸贤犹起而力矫其弊也。至薛立斋、张景岳之说出，提倡温补，天下翕然宗之，举古人审证察因之法概置弗论，而直以一补毕其事，遂令举世之人甘心赴死而不知其故。嗟夫！事变日益滋，学术日益陋，病机日益幻，医术日益卑，岂真劫运使然哉？何汶汶若此？余谓苟能勤学，不患无术。研穷久则聪明出，阅历多则机智生，读公此编，真苦海之慈航，迷途之宝炬也。昔缪仲醇作《广笔记》，尤在泾作《医学读书记》，徐灵胎作《医学源流论》，皆以高才绝学精研医理，故其权衡精当，非复专门之书之所能及，以公方之，洵堪媲美。余于公之学无

①枵(xīō器)：中心空虚的树根。引申为空虚。②矩矱(jǔ举huò获)：规矩、法度。

能为役，然苦世医之不读书以祸世与不善读书以误世也，欲以公此编救之。谨僭述己意，弁诸简端，且以志钦慕无已之意云！

咸丰乙卯四月定州后学杨照藜顿首书

总 评

注《伤寒》者无虑数十家，皆以为专论伤寒之书，故恒支离附会不适于用。公指出为统论外感之书，觉《伤寒论》之全体俱现，此与尧封之见相同者。

风伤卫证全似伤寒，但时时自汗而脉浮缓，误治亦有变证，若不治则半月或一月仍系本证，不见传变，投以轻剂桂枝汤即汗敛而愈。后世所称伤风证，与伤寒大异，其见证则咳嗽头疼，鼻流清涕，徐洄溪论之极详。此证并不自汗，与桂枝汤毫无干涉。风温证则其人初无所苦，不过昏沉欲睡耳。初起颇似伤寒之少阴欲寐证，但脉不沉细而浮洪为异。误汗则大睡不醒而死，服辛热药与苦寒药俱若罔知，然亦必死，惟甘寒轻透之品能愈之。此三证名虽相似而证实悬殊，医书恒互相牵引，苦难别白，总由未经身历，故言之不能亲切耳。今公以风寒属桂枝证，而以风热属伤风与风温证，眼光高前人多矣。

虚损之病，多由阴虚，其证无不潮热、咳嗽、吐红、食减、脉来细数者。治法固以滋阴清热为主，然滋而不滞、清而不寒，且时时兼顾脾胃，方不犯手。但得脉象日

和，饮食渐增，即是生机，至阴气已充，可以用参、芪时，而其病已愈矣。若古医书专重扶阳，每云不服参、芪者不治，脉细数者不治，不知能服参、芪之证愈之甚易，不劳诸公之畅发高论也。至阴虚而脉细数，误投参、芪则阴竭而死，故古人皆谓为不治，然调治得法，亦有生者，未可尽诿为不治也。公拈出“阴液难充”四字，令人恍然悟其治法，识力非古人所及。然如立斋、景岳辈亦有补阴之论，特专任重浊腻滞之品，枢机愈窒，去生愈远，使人愈信扶阳之说为不诬，而虚损之证遂万无愈理。故余恒折服孟英之用药灵通活变，为此道独开生面。今读此编，乃知其渊源之有自也。

《伤寒论》之除中，乃大病后元气伤残，故主死。若平人忽见此证，乃胃火炽盛耗其津液，大剂甘寒滋润即愈。公论三消，以火燔其液、风耗其津二语括之，固属不磨之论，然余谓病机由此者甚多，公此二语，固不徒为三消之指南也。

血因火溢，是其常也；气不摄血，是其变也。苟不知其常，侈谈其变，是为乱道。公此数语，说尽千古著书通病。如滞下本属湿热，而亦间有虚寒；疫病本属秽邪，而亦间有体虚不能托邪外出；吞酸本属木火犯胃，而亦间有胃寒不化。如此之类，指不胜屈，著书者不先明本证，反将间有之证反复议论，认宾作主，使读者尽入迷途，安得公一一辟其弊耶？

沈明生所治之证，虽非虚劳，然脉至如丝，阴已困乏，奈何复以参、芪、桂、附蹙^①之，迨用硝、黄而始愈，则非治病乃治药矣。此证误而易复，虚损误则难挽，以公前后所论合参之，可以知所取法矣。

仲淳一代名医，而滞腻误投，尚令病留不去，若误投于虚损之证，何以救之？然非公具过人之识明白指示，则世人震于盛名，孰知腻滞重浊之非宜而甘凉养胃之当用乎？古案中此类甚多，苟不善读之，未有不覆辙相寻者也。

魏柳洲善于滋阴，而论喉闭一证与景岳同失，真可谓人左枉而我右枉矣。叶氏识力超卓，洵属独胜，得公辨别，其证愈明，后有患者，庶免夭枉。又魏君论喻氏治郭台尹单腹胀，以为系水亏木旺，乘其所不胜之脾而成胀，窥其意亦欲以滋阴治之，余亦未敢以为信然也。

滋补丸药，最难消化，从古无人道及，得公指明，喜服丸药者可以戒矣。孟英于宜补之药，每令熬膏，以对证之药收之成丸，使其易化，真善承家学者哉！

薛一瓢为昭代良医，而其治病处方均未流传，识者憾之。公录存二方，具有理致，真足嘉惠后学。

本草以《本经疏证》为第一善本。其援引浩繁，穿穴精透，可谓空前绝后。第文笔沉晦，较卢氏半偈为尤甚，

①蹙(cù促)：迫促之意。

读者苦之。公所疏数十种，精切不让邹氏而显豁过之，学者由此以进观邹氏之书，或可免望洋之叹。

人与物皆有脰^①，医书未有及之者，王勋臣亲验 脏腑，亦未论及，西士名曰甜肉，言其味甜而不言其功用，反以胃中化物之功归诸胆汁，此亦未可尽信者。又云西国曾验一人，见饮食入胃，胃出甜汁以化之，此即万物归土之义，正脰之功用也。公于豕脑条内言脰主运化食物，正与西士所验相合。若果系胆汁入胃，则其汁应苦矣，此亦西士疏漏之一端也。

赵恕轩《纲目拾遗》辨李氏缺谬，最为精当，公撮其精华，附诸此编，所余者皆糟粕也。读者不必生不见全书之憾。

格物之学，最为医家要务，凡物性之相制、相使、相宜、相忌与其力量之刚柔、长短，皆宜随时体验，然后用之无误。公所疏解毒之品与物性之宜，真可以御仓卒而益神智，学者宜谨识之。

西土诸书与王勋臣之《医林改错》，皆医家必不可少之书，而其言脏腑之功用与气机之流行则不能无弊。即如切脉一端，无论其为气管为血管，若如所论，则与脏腑不相关，理应强则俱强、弱则俱弱，何以六部之脉参错不齐悉与病机相应？可见目稽与悬揣，虚实固自有

①脰：腭。

辨，公之言曰信其可信、阙其可疑，是皮里春秋^①读法，余谓真可为读一切书之法。至亚枝次瑶诸君子畅发公未言之意，议论奇伟，余读之又不觉首之至地矣。

四诊之法，以切居末，见脉之不可独特也。举世医家专言切脉，不惟大言欺人，实鹵莽从事耳！而公反复推勘，皆亲切体验之言，非医书泛泛铺张者可比。业此者潜心玩索，临证庶有把握，真此道中度人经也。

以上诸条，谨就管见所及，随笔附记，以志景仰。其实公之所论，触目皆精金粹玉，学者潜心玩索，自能增长识力，殊非后生末学之所能铺陈盛美也。

中山后学杨照藜谨识

^①皮里春秋：表面上不作任何评论而心里却有所褒贬。